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  
第十五回 破可兵香姐擒飛虎 逃韓難張女救真龍

是夜，少青在門騰驤營裡，教人請可嬌鸞來議，欲連夜退回左眉。嬌鸞曰：「我退，彼必乘勢掩襲；不退，彼必夜調莊兵，明日決戰。二者須擇而行。」少青曰：「彼眾我寡，不如姑退。」嬌鸞曰：「不可。可莊無主，飛虎、飛熊俱覬覦公位，將挾異心，軍無鬥志，雖眾，何所用之。我戰勝而退，威望日隆，登壇一呼，諸鄉莫敢不應。彼新敗之餘，加以兩勇爭公，必有內亂。我率諸鄉之兵，聲罪討之，斬熊虎之頭，以令三百余鄉，別擇孱懦者立之，敢不惟我左右。取威定伯，在此一舉，但不知時事何如耳。」少青曰：「善。只取回羊蹄徑之兵足矣。」明日，飛熊率軍一千，攻嬌鸞營。飛虎率軍一千，攻少青營。金鼓之聲，由裡徹外。少青戴九葉雲巾，披閃星白雲道袍，立馬門旗下，手執白玉如意，指揮眾軍。飛虎以鞭指著罵曰：「乳臭兒，聽吾言者，我莊公不念前仇，以禮相待，奈何拐莊主，弑丈人，奸岳母，焚鸞樓，該得何罪。」少青亦拱著手大言曰：「眾莊勇，亦聽吾言者，可明禮弑公弑父，人得而誅。今為莊主所弑，自是渠的家法。嬌鸞娘子，本明禮之妹，以兄納妹，亦人得而誅。今娘子欲蓋前愆，改而事某，鸞樓一炬，悔心之萌也，豈似汝逢惡不悛之輩，暗中取利乎。今來受死，莊公之位，非汝有矣。左右誰與我擒那奸賊？」說猶未了，可介之騎著飛黃馬，提宛魯長矛，大吼一聲，飛出陣門，來戰飛虎。飛虎橫刃相迎，戰了三四十合，刀法漸亂。可大英持戟來助。新充莊勇的張希超、張士隆，亦揮大刀，齊戰介之。少青恐介之有失，令鯨飛、鵬飛助戰。橫槍躍馬欲出陣門，見希超士隆已倒馬下，介之拖矛跳出圈子。大英一戟從背後擗來，擗個空，介之回馬一矛，向腋下挑將起來，復從空中擲下，倒地成了肉泥。飛虎走回陣時，眾軍不戰自亂。少青舉如意一揮，一齊掩殺。飛虎心慌，望碣門而走。誰知嬌鸞的軍，已殺敗了飛熊，趕入碣門。復從碣門殺出，正遇飛虎敗軍。兩翼伏兵又起，殺得可軍有足無手，有首無身，生降活捉的甚多。飛虎只有十餘騎隨著，繞碣門外而走。至鴉山嘴，見夕陽返照石壁，有一行大字，十分明朗。近視之，是「飛虎被擒於此」六個字。吃了一驚，正驚定時，回顧那十餘騎，已不見了。那馬似有人拿著足的，偏不肯行，鞭了幾鞭，那馬嘶一聲，跑起前蹄，忽一個小女子，從馬腹下蹲將出來，拿飛虎的腳，掀翻在地。草叢裡，又蹲出幾個女人來，將飛虎縛了。那小女子曰：「咱可香香，奉嬌鸞娘子將令在此，等得久了。」遂押回大寨。

是役也，少青以男兵三百，勝飛虎兵一千。嬌鸞以女兵三百，勝飛熊兵一千。少青升帳，將飛虎推上。飛虎兀立不跪。少青曰：「某與莊勇，本無仇怨。只因可明禮，以莊主許某，既行聘禮，莊勇所知。某以禮來，親謁岳丈，有何過失，必欲害某。幸莊主娘子，憐某冤苦，救某性命。致明禮賠了妻女，又送殘生。較孫權更拙。然畢竟自作自受，與莊勇無乾。今可莊無主，公可莊者，非莊勇而誰。某願釋壯勇回莊，占了公位，永訂盟好，莊勇其許某乎。」飛虎曰：「若得如此，情願歲幣之外，增粟千石，子子孫孫永事勿替。」少青親釋其縛，置酒共飲。酒間，說飛虎曰：「某看可莊只有莊勇一人，可任大事。公可莊者，非公而誰。」飛虎大喜，辭別出營而去。少青遂下令，拔營班師回莊。